

# 悲剧的泥潭: 虹影笔下的女性意识反思

□ 梁振桂

[摘要] 探讨女性的生命意义和解放途径, 不应囿于一种极限的思维模式。虹影把体现女性个体生命特征作为小说的叙述中心, 以对性爱欲望的追求和伦理道德的颠覆展示女性的生命意义, 通过驱逐男权的中心观念来折射女性的自身价值, 这种以情欲作为生命的意义虽然能体现女性的觉醒意识, 却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女性的生存空间, 导致她们在现实面前失去了精神支撑的核心而陷入了悲剧的泥潭。

[关键词] 虹影; 女性意识; 女性自身价值; 女性解放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5-0154-04

## Inextricable Swamp of Life: Female Awareness in Hong Ying's Writings

LIANG Zhen-gu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female lives and ways of emancipation, on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a particular thinking mode. Hong Ying focuses on reflecting individual female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s the meaning of life of females by depicting their lust for sex and overthrowing ethics and morals. Such life may reflect women's awakening self-awareness, but it also narrows their space to some extent, which may finally land them in the mire of tragedies for their lack of spiritual support in real life.

**Key Words:** Hong Ying; female awareness; value of females; meaning of female emancipation

提到“女性解放”的话题, 人们自然而然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定格在那些描写女性婚姻与情感的作品上, 尤其是女性作家们如今更是以一种颠覆性的写作视角, 深层次、全方位地挑战男人话语权, 全面表现女性的个体意识, 给女性解放的价值和意义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蕴。这一点, 虹影几乎走在了女性作家们的前列。虹影, 一位近年来享誉世界文坛的海外华人作家, 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一反大家闺秀的娇羞、矜持和故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就以自身的经历感受为基点, 倔强地挺立在世人面前, 大胆地把女性最为隐秘的内心深处展示给读者, 把那些最为极端的女性经验推到别人的面前, 其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在欧美、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具有相当的影响。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中国台湾 1997 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其作

品即便在国内颇受冷落和争议之后, 最终也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推崇。很多论者更是认为虹影作品深刻地反思了女性的苦难和生存, 高度表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和价值取向, 凸显了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现代思想等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虹影能够站在女性的角度, 从自身的经历和女性的感受为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生存价值争得主动话语权, 超越了其他同时期中国女性小说的写作基调, 这说明了女性文学的又一大进步。然而, 当我们细细审视她作品各色各样个性不一、风采各异的女性形象时, 我们发现, 这些女性对生命本真的追求如此强烈而执著, 却总是苦苦地挣扎在欲望的边缘始终找不到人生的归宿感, 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这其中的原因, 一方面, 它说明了女性获得彻底解放还任重道远。另一方面, 在笔者看来, 主要是由于作者在探讨女性解放思路中存在的一些偏好, 以至于使女性解放的途径陷入

文

学

梁振桂 / 悲剧的泥潭: 虹影笔下的女性意识反思

极限的疆界才造成了悲剧命运的结局。

## 一、对女性生存意义的误读

对于虹影而言，最能体现女性在生活中存在的形式与意义的，是女人的欲望和本能。几千年来，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占有欲望和狎玩意识严重损害了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因此，虹影对女性生命内在本质特征的关注总是首先通过女性性的欲望表现出来，并把“女性欲望的压抑及解放”作为她作品“终极关怀的所在”。<sup>[1]</sup>在她笔下，女性对性欲望的渴求与体验是她浓墨重彩的焦点。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她们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尽情体验生命本体的感受，但另一方面却又苦苦地挣扎在情沟欲壑的边缘。她们因欲望而生，为欲望而活，也随着欲望的毁灭而痛苦一生。

《饥饿的女儿》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女人本性体验的感受。女孩六六是个那个饥荒年代食性双重饥饿的产物，是又饥又饿的母亲与一个男人的私生女。尽管家庭贫困，度日艰难，但物质的匮乏也不能阻止六六对女性生命体验的追求，她和历史老师发生了扭曲的爱，让自己恐惧而饥饿的欲望深渊得到了填补。《K》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一位有影响并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女作家林与英国男子朱利安的一场婚外情。书中极尽渲染了女人大胆张扬、情溢欲满的性爱体验，情欲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最后使得林只能以死来祭奠这段虚幻的情爱。《阿难》更是向世人昭示了物欲与情欲的巨大破坏力。阿难由一位被无数年轻人狂热追随的偶像歌星，却因无法抵抗金钱与情欲的诱惑而迷失本性，最后走向了犯罪的道路。《红蜻蜓》中的女人被欲望困惑，在极度的痛苦与羞辱中丧失理智，最终也在欲望的矛盾中毁灭。《归来的女人》中的女人挣扎于情欲与生存困境中，为自己演绎了一场虚无而绝望的爱情。其他作品，如《上海王》、《女子有行》等，所描写的女性，无不与情欲密切相关，她们爱得轰轰烈烈，撕肝裂肺，同样又被爱折腾得痛苦欲绝，无法自拔。

可以说，虹影笔下的女性们，对自己生命中那份执著的情爱着实令人叹服。她们通过释放生命的本真来表现女性的苦闷、压抑与抗争。无论是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平民女子，也不论是柔弱还是刚强，她们的生命意识里都渗透着一种坚韧与执著的反抗精神，即便找不到出路，也甘愿以死来寄托自己所向往的精神梦园。她们桀骜不驯的独立风采，为欲望而激情燃烧的坚韧精神，俨然体现出了妇女要求人格独立的强烈愿望，也给人们在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但是，虹影过多地从欲望本能的角度的去衡量女性的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并把它作为女性生命追求的唯一目标和反抗男权主义最为有效的武器，欲望被当成了信仰，这不但对女性解放内涵的理解有些偏颇，也使人的生存尊严、人性情感变得无足轻重，审美生存被彻底抛弃，甚至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女性的欲望越大胆，反抗精神就越强烈；对性爱的追求越直露，女性意识就越凸显，这已完全把人的现实欲望涵盖甚至取代了人

的其他追求。食性本来是固有的本能，《礼记》中就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恩格斯也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早些或迟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sup>[2] (P140)</sup>古人和革命导师在这里明确了人的生物性特征。但从“人”的整个概念来说，这种生物性特征只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3] (P18)</sup>马克思在这里同样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特征。这说明，承认人的生物性也强调人的社会性，这才是对“人”全面的客观的认识。所以人类的恰当生存应当是适度的欲望生存而不是泛滥的欲望生存，对食性的渴求与满足并不能真正说明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更不能说明解放了欲望就等于解放了女性。此外，虹影笔下的女主角大多是青春焕发、精力充沛，她们对性爱追求的大胆、张扬、强烈、疯狂甚至丧失理智，也是在情理之中，况且，文学写女人性爱本无可厚非，但动辄把性与妇女解放牵扯在一起，把欲望的强烈与否与女性的解放程度相提并论并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恐怕就有点牵强附会。如果把欲望的强烈与否、性爱的张扬与否视为最能体现女性的生存意义和最能凸显女性的觉醒意识，那么当这些女性随着年岁渐长、青春将逝，性欲的烈火不再熊熊燃烧的时候，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评判她们的人生价值？我们总不能说衡量女性的解放标准是根据女性的年龄大小和性欲的强烈与否按阶段性来划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女性解放”将永远成为一个尴尬的话题，女性的悲剧也将是代代延续、永无止境的局面。这，就是虹影笔下女性悲剧的根本所在。

## 二、跨越雷池之后的迷茫

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是虹影笔下女性们对男权主义的又一重击。虹影有过六六一样的苦难经历，后来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东方的苦难和西方开放自由思想的融合，才使得虹影对压迫在中国妇女身上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极为深恶痛绝。为了表示反叛态度的决绝，她把“女性欲望的压抑及解放”发挥到了极致。女性们只要能“为解救自己，为女性的自由而奋斗”，<sup>[4]</sup>她们可以摒弃一切世俗的外在形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体验。跨越伦理道德的雷池，无所顾忌地释放自己的性爱，是这些女性们反叛最突出的表现。

在《饥饿的女儿》里，食饥饿和性饥饿演变成的伦理饥饿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性饥饿使六六母亲与只拥有一副贫穷肩膀的男人顾不上什么伦理规则，偷情生下了六六。六六不同寻常的身份又形成了她反叛的心理，与已有家室的历史老师的那段迷惘而扭曲的情爱可以说是对伦理规则的一种报复。在《K》里，林是有夫之妇，却因为溢满的情欲背叛了丈夫，成为朱利安的情人。在这段由东西方异国情调结合萌生出来的浪漫性爱面前，东方的伦理道德显得那么苍白而无力。而因为抑制不住体内的焦虑与躁动使得《红

蜻蜓》中的石柳树不得不只能通过让梦游变成欲望的化身聊以自慰，伦理被揭去了包装的外衣。在《上海王》和《上海魔术师》，伦理道德的固防更是被击得支离破碎。《上海王》中的常荔荔，疯狂爱上了自己的长辈，而且爱得“天不怕地不怕”，她曾说过“我想爱一个男人，我就是爱，谁也阻拦不了我！”而《上海魔术师》中的兰胡儿，爱上的竟然和自己可能是兄妹关系的男子。在这里，所谓的伦理道德规范此时在女性们的眼里已经形同虚设，毫无价值可言，一切世俗的外在形式已完全被她们摒弃得干干净净，除了性爱，别的无关紧要。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向她们伸出绿色的橄榄枝，性困惑相反加激了她们对生活的迷茫。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类和谐的理念历来主张的是人与宇宙、哲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的相互融合，人的意愿需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苏格拉底也认为自制是德行的基础，他要求人要用明智的认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抑制自己的欲望。人自觉受约于一定的法则法规，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化的表现，也是人类进步的表现。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了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客观上规范了人类的行为准则，才使得人类社会秩序井井有条。而虹影笔下的女性们似乎并不受约于这个伦理道德规则，她们超越于性道德的约束范围之外去追求性爱自由，享受越过屏障的性爱狂欢，并希望通过颠覆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来寻回女性的价值和尊严。虽然说是体现了反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但这种超越生活常理规则的颠覆方式无论如何都是给人一种苦涩难咽的感觉。事实上，她们原来的规范与价值尺度在现实生活中就遭到了质疑与否定：六六承受着私生女性别的屈辱和重担，自己也打掉了与历史老师结下的“私生子”，林以死了断自己的生命，石柳树在极度痛苦与羞辱中丧失理智……这种叛逆的前奏是以悲剧的结局为代价，虽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却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虹影虽然体会到压抑的性爱给女人带来的痛苦，也痛恨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迫害，但她却用西方的性开放思想来解放东方的女性观念，总是给人一种张冠李戴的嫌疑。正因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底蕴，两种不同的人文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所以导致她的女性们陷入情感的困惑，找不到人生的归宿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内涵理解的不全面，也是造成虹影笔下女性们悲剧的原因之一。虹影一方面让她的女性们为求得情欲的释放而进行义无反顾的抗争；另一方面却又让她们始终漂泊、沉浮、挣扎在迷惘的欲望海中找不到人生归宿感，这个看似矛盾的逻辑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既有糟粕的一面更有精华的一面，而虹影只侧重了其中糟粕的一面，只看到了糟粕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中国妇女的迫害，只要是与伦理道德有关的，不问青红皂白，便以“糟粕”二字盖棺定论，坚决与之背道而驰。而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髓部分如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理念和人格的独立与尊严等核心内容却被忽视掉了。所以她笔下的女性们虽然各自有

着不同的苦难和困惑，却大多都缺少一份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坚强气质和一份正视现实的勇气。因此，当苦难与困厄相伴而来时，她们除悲伤、困惑和用极端的方式抗争外，其他别无选择，至多也只通过自我忏悔以求得心灵的解脱。而同样是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的苦难，英国女作家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对人生理想和爱的意义的理解要比虹影笔下女性们的理解显得广泛和深刻得多。简·爱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受尽屈辱，女子学校冷漠压抑令人窒息的环境乃至好友亡故所带来的一切痛楚，都不曾摧毁她心中的信念。与桑菲尔德庄园主罗切斯特相爱，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却又发现他已有妻室，一个已经发疯的女人被关在阁楼上，她虽然痛苦万分，但随后还是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庄园。在经历了许多变故和磨难之后，她毅然又回到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身边，最后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归宿。六六们和简·爱虽然都把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独立看得高于一切，但两者追求的方式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六六们用张扬性欲、超越伦理的壮举去高唱女性的悲歌，简·爱却以坚强和奉献的姿态去迎接生活的苦难。相比之下，简·爱显然比六六们多了一份奉献与给予，也多了一份自尊与坚强。因为有自尊在怀，有善良，有独立，有自爱，还有奉献与给予，所以简·爱面对苦难才没有堕落，没有沉沦，她才超凡脱俗，魅力无穷，才能在英国文学女性画廊中独树一帜。而六六们恰恰就因为缺少了简·爱这种自尊、自爱和坚强不息的精神，所以才会在食饥饕餮性饥饿以及物欲横流面前自甘示弱，悲怨沉沦，留下的只是像诗一样的独白和叹息。

### 三、寻找出路才是生存的希望

什么是女性的真正解放，这是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探讨并把它作为一项历史使命来完成。从封建时代的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到“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到新时期对人的精神全面的发展以及时下强调的女性个体意识，都标志着中国妇女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在不断地提高。可是，虽然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妇女解放”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科学认识，女性解放依然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相反，妇女解放的内涵由传统意义上强调的男女平等已经演变为当今对女性主义权力意识的追求，这种女性权力意识更多的是表达女性对男性的蔑视和怜悯。虽然虹影自称其作品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是有意为之”，但因她的“性格使然”使得她作品中的女性主义的意识似乎超出了以前的一切作家。

在她的笔下，男权时代令人敬仰的男性崇高形象在强烈的女性意识中被淹没了。《饥饿的女儿》中的男性形象处于一个不完整的、模糊的世界中，他们委琐卑劣，无所作为，令人失望。《K》里表现女人的性是主动的、进攻的，女性征服了男性。《阿难》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男性叙事也被放到了边缘。《女子有行》（《康乃馨俱乐部》）更是咄咄逼人。一群

“新女性主义”者要求女人团结起来，拒绝男人的性霸权，挫折他们的性暴力倾向，实施对男性进行阳具切割的报复策略，态度之坚决与偏激，使它成为汉语写作迄今为止最具叛逆性的一次女性写作。显然，虹影在这里是希望通过以瓦解男性中心的权力为前提来突出女性的强烈意识，为深受苦难的女性们扬眉吐气，虽然精神可嘉，但方法却不足取。因为靠这种微薄之力且不切实际的途径去摧毁根深蒂固的男权地位简直如蚍蜉撼树，只是一种可笑的、画饼充饥式的精神自慰，只是女人不幸、苦恼、愤慨的一种情感宣泄，女性并没有真正从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中解放出来。再说女性解放并非就是以打倒男权、消灭男权为代价，它既不符合文明社会提倡人类和谐的宗旨，也不能真正展示女性精神内核的崇高与丰富，相反窄化了女性的生活天地而忽视了外面广阔的世界，把女性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形式化或简单化，同时也削弱了女性崇高的文学艺术形象和审美生存价值，扼杀了女性的真诚和理想，甚至激化了女权主义文化和男权主义文化的对立性，从而导致女性解放走向孤立化、绝对化。

诚然，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正如一位女性研究者在论及女性解放含义时指出的那样，女性解放的价值在于女性的自由，在于使女性获得全面的自由，包括自然存在的自由，社会存在的自由，精神存在的自由三个方面，这才是女性解放的完整内涵。因此，考察女性的解放就不能只单纯关注女性的心理危机和生存危机，为她们的苦难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和进行苍白无力的呐喊，否则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最后的结局也只能以失败告终。早年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中就子君和涓生的婚恋自由最终失败的悲剧对“五四”时期女性的“个性解放”进行了反思。当年在“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热潮中，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子君坚决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sup>[5] (P167)</sup>挣脱封建家庭的枷锁为自己争取到了婚姻自由，可最后却经不住现实生活中的严峻考验败下阵来。当然，经济问题固然是造成子君和涓生悲剧的直接原因，但鲁迅借涓生的话“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sup>[5] (P176)</sup>揭示了悲剧的根本原因：只以个人生活目的(婚姻)为奋斗目标，缺少更高理想追求和脱离整个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注定是要失败的。子君和涓生的悲剧说明了，解放女性不能只狭义的去解放她们的自然生存和性爱自由，应该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和更高的精神领域去提升女性的生命品质，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位置，让她们在展示女性的精神风貌过程中脱颖而出，这样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觉醒，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

追求。无论社会为女性提供的生存空间有多狭窄，女性面临的窘况有多艰难，她们都有可能在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同样，虹影笔下的女性们，如果仅仅把女性的生存自由、性爱自由和颠覆男性的尊严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把情欲的张扬和释放当做女性精神的伸张和生命救赎，没有把“人生的要义”触及更高的精神领域，就算她们“身体”获得了解放，灵魂也永远是空白的。所以说，寻找出路，寻找人生的“要义”即真正的人生目标和精神立足点，才能找到女性真正的解放道路。其实虹影最后的成功也恰恰证明了这个事实。在经历了人生的诸多坎坷之后，虹影选择了离开家，继而考上了学校，有了工作，有了奋斗目标，真正找到了“人生的要义”，也找到了自己幸福的爱情。她的世界里终于“走出了一个人心里没暗宅的人，始终在阳光里会笑、说话”，终于通过“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饥饿的女孩(六六)成为一个横跨东西方文化的国际作家、诗人，实现了用自己的声音为女性的不幸去呐喊的愿望。虹影是美丽的，也是坚强的，我们在为她庆贺的同时，更希望看到她笔下的女性们也能够如她一样真正脱离人间苦难，找到出路，找到“人生的要义”，满怀信心去正视现实，拥抱生活，用她们美丽的赞歌去谱写生命的新篇章，而不是只挣扎在痛苦、困惑、绝望的欲海边缘，找不到人生的归宿，走不出苦难的沼泽。☐

### [参 考 文 献]

- [1] (美)王德威,李昂,快看[A].虹影, K[M].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 [2] 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
-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
- [4] 王又平.异类的书写:解读“新女性”小说[A].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 上海师大,复旦大学鲁迅著作注释组.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C].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1977.

收稿日期 2009—08—2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梁振桂(1965~),女,广西上林人,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广西南宁,邮编:530006。